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2023年6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主编 | 艾华林

一样都是名嘴毒舌，能随机应变地让骂“王八蛋”者变成王八蛋。

还有角度的不同。其一是内外骂，如贾府被局中人焦大骂为“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”，被局外人的柳湘莲则骂为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，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”。虽然骂角不同，但都指向贾府这座苟苟营。

其二是时间的不同，北宋理学家程颢和弟弟程颐一同赴宴，宴席上哥哥程颢与美妓言欢，弟弟程颐却愤然离席。第二天，程颐质问哥哥为何堕落如此，程颢笑答，“昨日座中有妓，吾心中却无妓。今日斋中无妓，你心中却有妓。”这就像余光中幽默地回答天天骂他的李敖，“他天天骂我，说明他的生活离不开我。我不理他，说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。”

其三是场面的不同，如诸葛亮在两军阵前的大场面中，义正词严地骂死王朗；但吴稚晖和李敖短兵相接的小场面，在幽默搞笑中骂人于无形。

其四是境界的不同，如苏东坡说看见高僧佛印象一坨牛屎，而佛印却说看见苏东坡是一尊佛。随后妹妹苏小妹对自以为“胜”的哥哥苏东坡裁判道，参禅是要见心见性，你看见牛粪自己就是农家肥，人家看见佛，自己就打莲花座。让苏东坡满脸羞愧。让我想起像佛印一样是高僧的寒山和拾得对话。寒山问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”拾得回答：“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”这种对“骂”处理境界，真能让马户又鸟和泼妇们羞愧万分。同时把“骂语”变成“禅语”，连苏东坡都未能“醒悟”。这骂人的含金量真够足的。鲁迅说“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”，我想高僧们也不会爱上骂街的泼妇和苟苟营的贾府。毕竟中国文化中，骂也分三六九等的境界。

野夫怒骂不平处，磨损胸中万古刀。从本质上说，虽然“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”（梁实秋《骂人的艺术》），就连孔圣人也骂人“朽木不可雕也”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。但“无论如何，总是卑劣的事”（鲁迅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），是对社会文明开倒车。小文仅对“骂”略做病理分析，对出口成“脏”者留下某种切片，对捍卫人格尊严者提供某种智慧回击的样本。我想这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有某种借鉴意义。至于李林甫的口蜜腹剑，王熙凤的“明里一盆火，暗地一把刀”行为，就比骂人更可怕了，需要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。



土地与情感的交织

——评马东旭诗集《父亲的黄冈镇》

■ 吴荣强（广东）

阅读马东旭的诗作，仿佛触摸到他内心深处的炽热与温柔，以及背后隐藏的冰冷、彷徨与抗争。在审视过往的同时，他对土地的情感愈发沉淀，以诗歌守护着那片土地。

尽管诗集名为《父亲的黄冈镇》，但其中对“镇上”的色彩描绘并不浓烈，向度也不丰盈。相反，诗人通过细腻地刻画个人飘荡、挣扎、隐忍的生活经历，成功地勾勒出了一段时间内个体生活的横截面。这些描绘如同立体的细密画，拥有独特而繁复的线条感。

在《那么多的我》中，马东旭巧妙地运用与姐姐的对话、与生活的互动以及对自身的救赎，将不同阶段的自己进行交叠，完成了对自身生命的深入窥视。他的讲述并未形成闭环，而是呈现了一种状态，情感描绘也未过于压抑。这种淡然的写作方式，体现了一种极致的审美观念，也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有效手段。

马东旭擅长捕捉日常生活中隐秘的情感和关系，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与隔膜在细节中得到了生动地展现。他具体而深入的诗歌写作方法赋予他的诗歌以结实有力的样貌，同时在形而上之处闪烁着诗性的火花，呈现出如透明晶体般笨拙而诚恳的品质。正如他这部诗集所呈现的质朴而温暖的氛围，给人以纯粹的感动。

在探讨生存命运这一主题时，马东旭在其作品《想念父亲》中采用了一种略带沧桑的语调。他在融入生命意识和心灵思考的同时，持续对诗歌的本质进行探索，在词与物、景与情的交织中深入挖掘诗意。特别是在与同龄人的共鸣方面，这些杰作展现出

了罕见的真诚和深刻的真实感。它们仿佛是马东旭在灵魂深处与自我进行的秘密对话。

里尔克说：“诗人要接近自然。把自己当作是最早来到世间的人之一，试着叙述你看到的、体验到的、为之钟情的和失去的一切。”马东旭正是以文学的方式，轻轻拂去遮蔽在生活本相之上的过往烟尘。他说，“我需要的是圣洁的里塘，一只白鹤轻轻飞过最高峰。在亘古如谜的南疆，塔克拉玛干连着美丽的雪山，雪山连着甘南、青海和西藏。它们包裹着我，犹如温暖的臂弯。我在臂弯一样的枣园。”

在这部作品中，异乡叙事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，它不仅仅是视角的选择。诗人采用讲述视角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活的判断和态度。这种写法堪称出色，轻盈的感觉不仅源自异乡叙事，还体现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和卓越的修辞之中。他的生命体验、弥漫其中的情感与想象，以及对爱与信仰的深刻表达与坚持，在此诗中得到了完满地呈现。

马东旭的诗歌似乎天生携带着一种神秘气息，初次体验这种神秘时，我深感诗歌似乎是他注定的使命。他的作品不仅透露着深沉的悲悯，也散发着迷醉人心的力量。这些诗篇从“边上的视角”出发，深入探寻日常生活的纷繁世相下的诗意之旅。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使得读者更容易接近他的作品，也更容易感受到他笔下申家沟的真实形象。

这部诗集中，尽管马东旭的作品多半描绘了人生中较为凄厉的一面，但由于他笔触中蕴含的深情与热爱，读者反而能从这些诗篇中感受到一种温馨的慰藉。

例如他念念不忘的《再一次写到申家沟》：“一条申家沟就是一本经书，在流离失所的异地，给我清凉的慰藉胜过一切的软弱，胜过千言万语的嘱咐。一条申家沟，潜下去，仿若圣贤在暗中用力，陶造我一生的性情。”

在诗人的笔下，申家沟超越了地理上的实体，成为心灵深处的一条河流，承载着精神和情感的深重寄托。它的象征意义不仅凸显了申家沟在诗人心中的重要地位，更将其塑造为灵魂的归宿和心灵的安歇之地。申家沟的河流被赋予了生命流动和成长的象征意义，它在麦田中蜿蜒流淌，滋养着土地，同时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传承，成为诗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的口语叙述中，马东旭巧妙地构建了一种叙述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相互拉扯的张力。诗人看似零度抒情，实则在日常生活叙述中逐渐生成了丰富的诗意。这种诗意的生成依赖于语言、生活、自我逐渐回归叙述的日常。只有当这些元素真正融入叙述的日常时，散文诗才能找到属于它真正的落脚地。

多年来，马东旭一直致力于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精神城邦——申家沟，这是他纸上的神殿、肉身的故乡以及灵魂的栖息地。其中蕴含着的知象、顿悟、场景等元素都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。他在语言的陌生化与日常性表述之间找到了一种精妙的平衡，传递出广阔而压抑情绪的柔软温暖视角。他对诗歌语言和文体的简朴追求展现了当下诗坛中一个自觉自检、形式自觉的诗人形象。

怼人的语言艺术

■ 蒋华（安徽）

前几年，随着《罗刹海市》歌曲的火爆，也带火了歌词中的马户（驴）、又鸟（鸡）这两个骂人的词语。倒让我想起一位职场青年背地给一个女同事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马叉虫”。我起初不明其意，后来才悟出这是一个“骚”字，暗指这个女同事是一个懂风情的风骚女。仅从骂的艺术上比较，明显能把骂座的灌夫、骂街的泼妇们甩过几条街去。

日出扶桑一丈高，人间万事细如毛。但怎样回骂则大有玄机。在书画艺术上大胆探索的齐白石

曾遭到某些同行们的讥笑，齐白石没有忍气吞声，或者翻起白眼，而是“人骂我，我也骂人”。这种以骂止骂虽不文明，倒是常态。倒让我想起近代两位名嘴反唇相讥一对“王八蛋”的趣事。

一是民国名嘴吴稚晖，不仅笔如投枪，还舌如利剑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有位姓王的人士当面怒骂他是“嬉皮笑脸，胡说八道的老王八蛋”。面对充满火药味的骂声，吴稚晖则轻言慢语地回敬道：“王先生，你错了，或是气昏了头吧？稚晖敬姓吴，并不姓

王，绝非贵本家也。”这种当场“现卦”，瞬间让王八和姓王的对手联手了宗。顿时引得全场大笑，更让这位王先生面红耳赤下不了台。

二是台湾的李敖先生。他在台上演讲后，台下送一纸条，上写骂他的三个字“王八蛋”。李敖就势在台上扬起这张写着“王八蛋”的纸条，对台下观众高声说道：“这张纸条没写问题，只写了一个署名，王八蛋。”李敖机智幽默地回怼，赢得掌声如雷的满堂彩。由此可见他和吴稚晖

韩国作家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

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0日13:00（北京时间19:00），瑞典学院将202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韩国作家韩江。

获奖理由：她“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，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”（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.）。

1970年，韩江出生于韩国光州，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是作家。从延世大学毕业后，韩江先后投身诗歌和小说创作。1999年，她凭借短篇小说《童佛》拿到韩国小说文学奖。此后，她先后出版了《植物妻子》（2000）、《玄鹿》（2005）、《素食者》（2007）。2010年之后，她的作品包括《少年来了》（2014）、《白》（2016），新作《不要告别》于2021年出版。

责任编辑 | 艾华林 校对 | 卢路